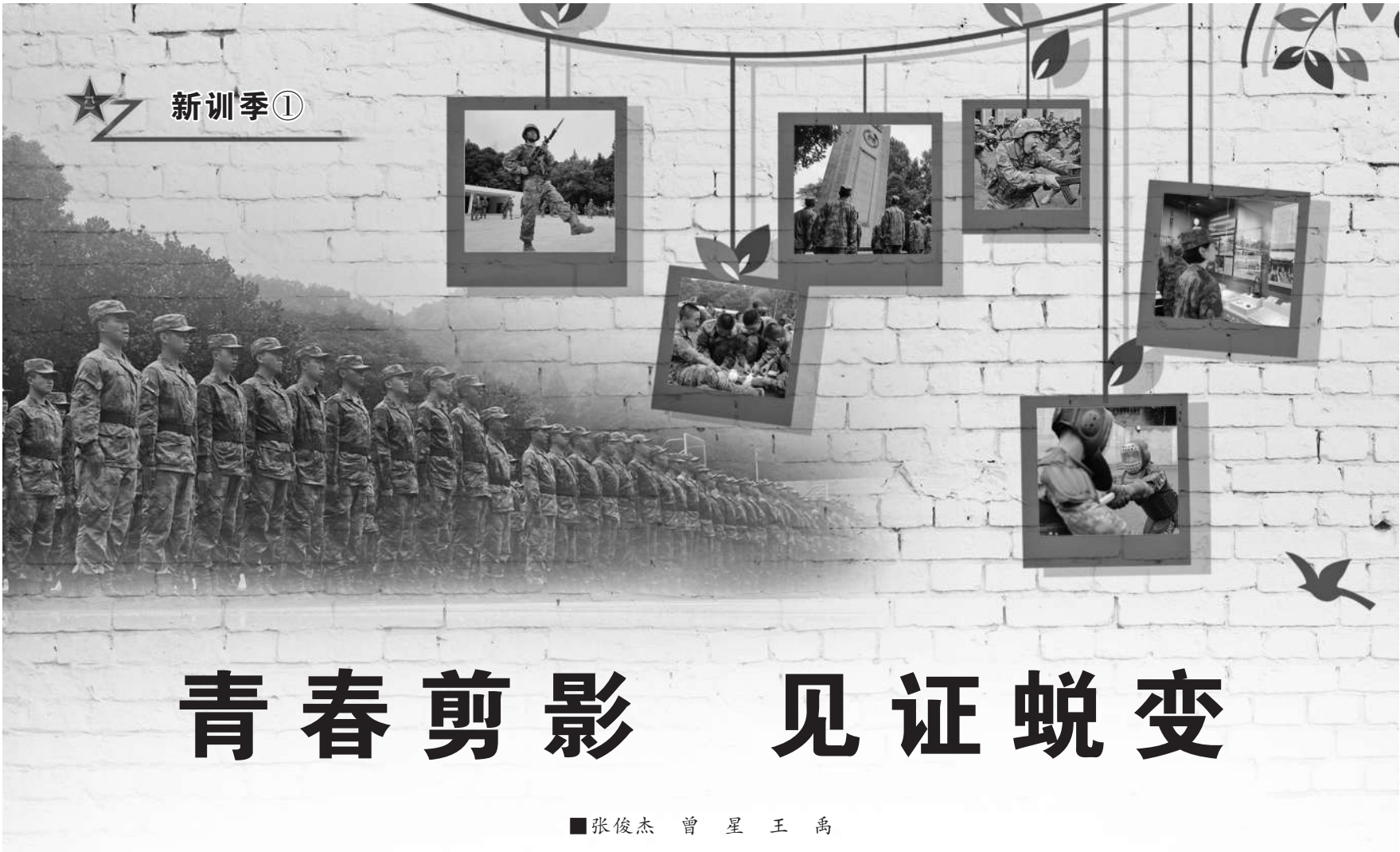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■张俊杰 曾 星 王 禹

山城秋意正浓，晨雾中，一面“成长纪念墙”在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某训练场内立起。墙上，新学员们入校前的照片与新训中的剪影并排张贴，留白处亲手写下的寄语，道出青年诚挚的心声。

学员张贺站在这面墙前，透过照片看到自己蜕变的历程，一时间有些恍惚。他回想起自己选择军校时的期待，要做队列里站得最直的那一个，跑道上冲得最快的那一个，器械场上练得最刻苦的那一个……

数十天过去，青涩褪去，模样初成。从这些初入军校的新学员身上，我们看到日渐明朗的军人气质。一张张剪影，带我们回顾他们用汗水浇灌的成长之路。

“磨出茧子的手，最有力量”

仔细浏览“成长纪念墙”上的照片，学员们发现，其中出现最多的场景，就是他们此刻置身的训练场。

学员孙荀溪很快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张照片，背景是单杠场。画面里，她正在完成屈臂悬垂，咬紧牙关努力坚持的模样被镜头定格下来。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，是孙荀溪写给自己的：“磨出茧子的手，最有力量。”

入校那天，孙荀溪笔记本里夹着两张照片，一张是爷爷穿着老式军服匍匐着勘察地形的情景，另一张是哥哥身着军装、佩戴“四有”优秀学员奖章的留念。

孙荀溪的爷爷曾经上过战场，曾在前线向阵地艰难运送物资，也常把这段往事讲给孙辈们听。几年前，孙荀溪的哥哥决心入伍，考入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。今年，孙荀溪也毅然报考军校，并被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录取。

穿上军装，孙荀溪感觉自己终于圆梦，也成为像爷爷和哥哥一样的军人。然而新训开始，她很快意识到，拥有一身军装并不意味着身份的转变。

第一次器械训练，进行屈臂悬垂时，孙荀溪挂在单杠上，两臂像灌了铅，一秒都撑不住。下杠后，她攥紧双拳，一个人站在杠下，望着那根比想象中高得多的单杠发怔。

那天晚上，孙荀溪翻出爷爷那张老照片：爷爷和战友们雪地匍匐，眉毛

上挂着霜花，眼睛里透着坚毅。

“天寒地冻、危机四伏的战场上，先辈们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都没想过退缩，我怎么能被一根单杠拦住？”孙荀溪扣心自问。

第二天，孙荀溪给自己定了规矩：午休前加练屈臂悬垂，晚点名后到宿舍走廊做俯卧撑。从此，她雷打不动，宁可牺牲睡觉时间也要完成既定目标，每次停下都感到双臂发抖、阵阵酸痛。一天天过去，她的手心被单杠磨出了水泡，破了又起，起了又破，慢慢结出了一层茧。

最近的一次测试中，孙荀溪的屈臂悬垂成绩从最初的几秒钟，稳稳突破到40秒以上，俯卧撑也能一口气做到35个。双手握住单杠，咬牙悬住的那几十秒里，她脑海里闪过的不再是酸痛，而是一名名军人匍匐前行的身影。“原来，血液里的那股劲儿，要靠自己一点点练出来。”她感叹。

与孙荀溪一样，许多新学员都在磨砺中迎来改变：在家里连被子都懒得叠的学员曹子谦，如今被评为内务标兵，看着学员队挂着的流动红旗，他明白其中有自己贡献的一份力量；入学时体重偏重的学员宋仕轩，每天绑着沙袋早起加练，如今已能跟上奔袭的队伍，虽然脸庞瘦了黑了，眼神却更亮了。

纪念墙上那一张张棱角分明的脸庞，正逐渐显现出军人的气质。磨砺，在脸上留下抹不去的痕迹，更深深刻进了骨子里。

“踩实脚下的每一步，努力终有所获”

一张“追焦”照片，记录下学员朱翊航的身影。如果说坚毅是军人的底色，那奔跑就是他们青春里最动人的姿态。

入学时，朱翊航的高考成绩是所在专业的第一名。他原以为自己能“无痛”适应军校生活，但很快，3公里跑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

军体课上，哨声刚一响起，朱翊航就猛地冲到了前面。可没跑两圈，他就被身后的战友一个个追上，最终落到了队伍后面。冲过终点线时，他扶着膝盖大口喘气，挫败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——从小到大，他还从来没有“垫底”过。

傍晚，军体教员把朱翊航叫到跑道边，递给他一瓶水，慢慢说道：“以前训练

条件没现在好，都是靠把基础课目练精通才能有所收获。蜕变没有捷径，只能一点一滴积累。一步一个脚印，才能实现质的飞跃。”

教员的话，朱翊航听进了心里。他从跑步的呼吸节奏入手，按照教员讲授的方法练习，同时严格落实自己制订的加练计划。体能训练时间，他的身影在跑道上掠过一圈又一圈，昨日的酸痛未退，今日的汗水落下。日复一日，奔跑的脚步越来越轻快，跑过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

一个月后的考核中，朱翊航的3公里跑成绩进步明显，从队尾冲进了中游。冲线那一刻，他攥紧拳头，朝天空用力挥了一下。“踩实脚下的每一步，努力终有所获。”朱翊航内心笃定。

奔跑不停，奋斗不止。和初入军营的朱翊航不同，以义务兵身份考入军校的杜政鸿，面对各类训练课目显得游刃有余。新训期间，他着重锤炼自己的带兵能力。

组织训练时，杜政鸿凭着凭着一身“老经验”能轻松胜任学员骨干，没想到很快碰了壁：简单以数量评价训练情况，让不少新学员表示“吃不消”。学员队干部察觉到他组训中存在的问题，找他谈心：“对自己高标准、严要求的同时，更要讲究方式方法，在符合客观规律的情况下去带动别人。”

这句话点透了杜政鸿。他及时调整心态，不再急于求成、照搬老办法，而是遇事换位思考，在实践中增强自己的责任意识与组织能力。帮带新战友整理内务，他先做示范再讲要领；组织体能加练，他先摸清每个人的底数再分组施策；安排公差勤务，他主动把最重的活留给自己。一段时间下来，队伍成绩突飞猛进，他也逐步成长为大家认可的学员骨干。

“实干出真知，我要把军校带兵学到的经验保留下来，将来带到基层工作中去。”杜政鸿说。

“穿上军装，就接过了担当的接力棒”

大讲堂里，一堂红色故事会正在开讲。之前，学员孙欣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报名。如今站在台上，聚光灯下的她正式成为一名主讲人。

孙欣然想要讲述的人物，是学校的优秀毕业生邵瑞——一名边防部队干

部，休假期间为营救人民群众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起初，这个陌生的名字对孙欣然来说，只是新闻报道里的铅字。为了讲好这堂课，她走进新训大队“邵瑞角”，把能找到的材料研读了一遍又一遍。渐渐地，铅字有了温度，形象更加立体：她看到一名军校学员如何一步步成长为边防军官，看到一个年轻人在人民群众生命危急关头如何挺身而出。

“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有价值？”深夜备稿时，孙欣然不禁问出了这个问题。窗外，远处的居民楼灯火隐约。她忽然意识到，邵瑞学长用生命给出的答案，其实就是入学第一天写在新训大队门前的那4个字——忠诚奉献。

孙欣然讲得动情，战友们听得入神。当讲到邵瑞纵身跃入水中的那一刻，会场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。学员林子粤坐在台下，眼眶悄悄红了。

那晚回到宿舍，林子粤回想起开学以来的一幕幕：第一次队列训练时顺拐的自己，长跑冲线时神情痛苦的自己，自救互救课程中心不在焉的自己……这些画面浮现在脑海，忽然让她觉得自己有些“扎眼”。

“我也想成为像邵瑞学长一样的人！”林子粤胸中热血沸腾。

一次刺杀训练，教员需要一名学员作为动作示范员。林子粤没有像往常一样观望，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。站在刺杀场中央，她攥紧手中的训练枪，在教员的指挥和纠正下，认真地标准地完成了每一个动作。

“杀！”随着一声呐喊，林子粤奋力出枪，枪刺狠狠戳向假设敌方向，汗水顺着下颌流下，她却始终保持进攻姿态，没有晃动分毫。这一充满力量的瞬间，被她的新训班长用镜头记录下来。

“穿上军装，就接过了担当的接力棒。只要人民需要，我也会像前辈们一样，第一时间站出来，奋勇出击！”林子粤说。

暮色四合，训练场上的灯次第亮起。“成长纪念墙”前，不时有学员驻足，身影被灯光拉得很长，叠在这片挥洒汗水、播种梦想的地方。

照片会褪色，成长不会。新学员们将入校时的青涩留在墙上，继续一步一履，向着合格军人的目标铿锵前行。

■ 题图：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学员新训剪影。

王笑宇、曾柯宇、陈渐涛、余俊哲摄
版式设计：许 硕

鲜 视 线

新学期开学不久，陆军兵种大学某学员队的学员们回顾刚过去的暑假，组织了一场社会实践分享会。

学员朱俊光走上讲台，大屏幕上亮出一张照片——阴雨里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矗立。“今年暑假，我随学校‘重走长征路’研学小队去了江西于都。”他的讲述，把战友们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于都河畔。

朱俊光是江西永新人。他的太外公尹长里是一名老红军，26岁入伍，从井冈山到瑞金，从湘江到雪山草地，跟随队伍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。“老人家当年总念叨，得有人接着他的路走，跟着党，跟着人民军队。”在家里长辈的影响下，朱俊光选择了参军。今年学校组织重走长征路，他第一个报名，就是想追寻太外公的足迹，去红军出发和战斗过的地方亲眼看一看。

于都河畔，阴雨连绵。站在纪念碑前，朱俊光抬头仰望，碑顶的红星在雨幕中沉静而明亮。1934年10月，数万红军将士从这里集结出发。纪念碑底部刻着的浮雕，真实呈现了当时场景——母亲攥着儿子的手反复叮咛，妻子为丈夫理好衣襟，乡亲们往战士怀里塞鸡蛋、塞布鞋……一幅幅看过去，朱俊光久久没有说话。

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，朱俊光的目光被一面褪了色的军旗吸引。它静静铺展在展柜里，布边磨得起毛，针脚依旧紧实。90多年前，红军战士们正是在这样的军旗下，从井冈山走到于都，又渡河西去。

“以前觉得‘跟着走’3个字简单，站在这面旗前才想明白，当年那么多人明知前路凶险还要走，是因为信这面旗，信这支为穷苦人打仗的队伍。”朱俊光说。

在一双缀着红绣球的草鞋前，纪念馆讲解员介绍道，草鞋的主人叫谢志坚，出发那天，本是他和恋人春秀成亲的日子，春秀挤在送行的人群里，把亲手赶编的草鞋塞进他的行囊。湘江、娄山关、金沙江、大渡河……谢志坚揣着这双鞋一路闯来，只在过金沙江和强渡大渡河时舍得穿两回，后来重病滞留他乡，鞋仍被他珍藏了一辈子。

“出发时，他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。”朱俊光说，“一边是心心念念的爱人，一边是说走就走的远征，他毅然决然抬脚出征，步履里带着身后人的牵挂。”

在长征大剧院看《长征第一渡》时，“架桥”一幕让朱俊光红了眼眶：夜渡无桥，于都百姓扛来门板、木料，一位老人把给自己备下的寿棺板也扛到河边。“红军为什么出发？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；老百姓为什么豁出一切？因为认准了这支队伍是自己的队伍。”看到这里，朱俊光更加坚定了从军报国的初心。



陆军兵种大学“重走长征路”研学小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渡口合影。
李 季摄

在红军出发的地方

■汪 韵 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士钰

从于都回来，他在实践报告中写道：“站在红军出发的地方，我才真正读懂太外公那辈人为什么出发、为什么能把路走到底。心里装着人民，脚下就有用不完的力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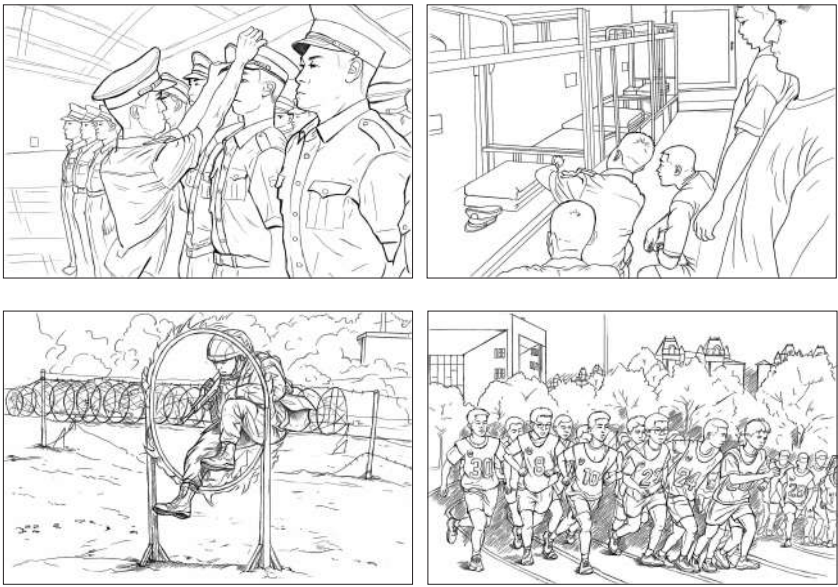
分享会的照片翻到最后，是一张战术训练场上的照片。一次战术考核，朱俊光左腿意外受了点伤。教员问他要不要申请缓考，他摇摇头，穿戴好装具，用枪托撑住地面，一步一步挪到出发线。

伏在铁丝网前调整姿势时，朱俊光脑海里浮现出那双草鞋——年轻的战士穿着它闯过枪林弹雨，身负重伤也没丢掉信仰。“他穿着草鞋踏上万里长征，我这几十米算什么！”哨音响起，朱俊光拖着伤腿冲进砂砾地，肘部磨破也没停下。最终，他顺利通过考核。

“于都河畔的那面旗、那双鞋告诉我，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，就在脚下每一次训练、每一项任务里。”分享会最后，朱俊光说。

河水静静流淌。站在红军出发的地方凝望，年轻脚步，正叠印在红色征途上。

校园漫画秀



换上戎装，奔赴火热军营，许许多多的“第一次”就此开始——第一次感受军礼的重量，第一次亲手叠出军被的棱角，第一次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，第一次全力冲刺挥汗如雨……军旅启航，每个“第一次”都是成长的注脚。一组手绘，串连起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新学员的新训时光。褪去青春稚气，军人锋芒初显。

（曹宇轩、吴宇轩/绘；康集/文）

“一号毕业证”背后的故事

■赵 明 赵文娟

至还手绘了局部放大图。

为了把俄文教材吃透，张毅民抱着字典逐字翻译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，比原文还要多；为了弄懂液压系统的复杂原理，他把教材翻得卷了边，对着报废零件反复拆装，连吃饭时都在画草图。凭着这股“死磕到底”的劲儿，张毅民以全优成绩毕业，拿到了海军航空兵地勤专业的第一张毕业证书。

这张毕业证，是海军航空兵地勤学员交出的“第一份答卷”；这本笔记，是老航校人严谨治学的生动注脚。在那段华路蓝缕的岁月里，它们和航空文化教育室里陈列的老旧教材、自制的教学模具一样，共同构成了奋斗路上的宝贵记忆。

多年来，一代代地勤学员循着张毅民的足迹，把“零差错、零疏漏”的机务匠心刻进骨子里。从课堂到外场，从近海到远海，无数“张毅民式”的机务兵，靠着这份严谨与执着，守护着战鹰的每一次起飞与降落。

如今，新学员们认真聆听着文物背后的故事。

张毅民的笔记本(上)和“地字第一号”毕业证书。

唐博特摄